

乱世枭雄张作霖

巧施“捉放曹”之计，变匪为官，为飞黄腾达打下基础；在一代奸雄袁世凯面前做戏，竟能瞒天过海；胸怀天下，为人才不惜得罪以前的生死兄弟；最终被日本人精心算计，要了他的性命。



大误会的。”芳泽揉着心口，才觉得踏实了不少。

然而，“弱国无外交”。张作霖的这些雕虫小技只能得逞一时，不幸如王永江所言：“日本人不好缠啊”。他们步步紧逼，尽管张作霖一再拖延，撒泼耍赖，但最终还是签订了出卖东北路权的密约。据说张作霖签字时浑身都在发抖，毕竟天良未泯，内心有愧，他在心里狠狠骂道：“狗日的小日本让我没脸见祖宗了，待老子哪天缓过气来，来个死活不认账，又能怎么样？”张作霖的态度不断地反馈到日本的政军两界，他们一致认为，张作霖不易驯服，尤其是关东军的一批“少壮派”军人，提议干脆对张作霖实行“肉体上的消灭”，乘机占有东三省。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佐是个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，他已经打听到了张作霖乘坐的专列运行路线和出发时间，一个罪恶的计划开始酝酿……

1928年6月3日晚，月色如水，张作霖终于离开了中南海。临行前，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打来电报，提醒他日本人最近在老道口一带有异动，请大帅注意安全。张作霖不以为然，还回电训斥。当时，张学良也在一旁劝道，不如改乘汽车从吉北口出关，张作霖摆摆手：“不要大惊小怪，一路上都是自家兄弟守卫，可以放心的，走公路太颠簸，我这把老骨头会被抖散了架喽。”

一代枭雄张作霖终于没能逃过日本人的黑手，他坐的列车在皇姑屯被炸，他的生死兄弟、东北第二号人物吴俊升当场被一根大铁钉穿脑而死。张作霖双腿被炸断，血流不止，被齐恩铭等人紧急送回大帅府抢救。他虽然身受重伤，但神志清醒，硬挺着交待了后事：“我受伤太重，两条腿都没了，恐怕不行了！让小六子快回来，要以国家为重，好好地干，我这臭皮囊不算什么，叫小六子快回来！”

爆炸发生5个小时后，东北王张作霖因伤势过重，抢救无效死去。张作霖死后，大帅府按照他事先的安排，秘不发丧，直到张学良装扮成士兵模样，从关内前线赶回沈阳，大帅府才正式宣布张作霖的死讯。（上图为张作霖照片，下图为张作霖被炸现场）

（摘自《民国十大军阀大结局》）

1928年的初夏，张作霖这段日子过得好心烦，虽然前不久被部下推戴为“中华民国陆军海陆军大元帅”，组织起北洋军阀最后一个小朝廷——安国军政府，过了把“皇帝”瘾，但总让人有种沐猴而冠的感觉。那天“登基”典礼上，在北京的外国公使对张作霖根本不在乎，到场祝贺的寥寥无几，即便来了也是便衣简从，嘻嘻哈哈。他们都把眼睛盯向了成立不久的南京政府，以为它潜力无限，将是未来的中国主宰。张作霖想到这里就生出后悔，两年前发动北伐时，他以为有吴佩孚、孙传芳在前面顶缸，乐得坐山观虎斗，收渔人之利，没有加入战团。没想到北伐军各个击破，不到两年的时间就打到了他的帐前，奉军全线崩溃，已呈兵败如山倒之势。当年平定郭松龄造反时写下的那纸卖国协定，日本人要求他立刻兑现。日本公使芳泽诱惑他说，只要大元帅满足了大日本帝国的要求，有什么困难，大日本帝国不会袖手旁观的。

张作霖这次不上当了，他曾对人说：“做马贼，当土匪都无关紧要，成则王败则贼，混出了名堂就一切都好说。但千万不能做汉奸，那是死后留骂名的。”从他的内心里，也并不在乎日本人，不过是利用而已，为了达到目的，有时不免抛出点甜头，让对方上钩，但是否兑现又是一回事了。芳泽公使耐住性子：“贵国有句古话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……”张作霖摆手打断了芳泽的话：“我不是君子，你们背后都骂我是马贼，为什么要跟马贼打交道？”芳泽也恼火起来：“似大帅这般无信无义，大日本帝国将考虑采取断然措施。”张作霖不怒反笑：“你想吓唬我？老子当年刀头上舔血，死人堆里打滚，什么样的阵仗没见过？你明天宣战都可以。”说完就走，将芳泽晾在一旁。

晚上，张作霖又让秘书起草了一份通知，要求日本侨民在接到通知的第二天十二点之前一律撤出东北，过了时限，东北当局将一概不负责其安全。这无疑是在向日本开战的信号。芳泽反而慌了手脚，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来到大帅府，劈头就问：“难道你真要打仗，准备打多少年，是不是要打个十年八年的？”说这话时，他的声音都打颤。没想到张作霖却是不真不假地回答道：“没年头，头天打仗，第二天我死了，也就不管了。”“大帅今后可不能这般将大事当儿戏，会造成



复仇的时机成熟，挥兵跃马，向曹锟发出挑战书。吴佩孚冷笑：“手下败将，何足逞勇。”他也太托大了，以为可以一举荡平奉军，连个周密的作战计划都没有，就匆匆领兵上阵。战至正酣处，直系大将冯玉祥却因为与吴佩孚的矛盾而暗中和奉军勾搭，阵前反戈，发动“北京政变”。变生肘腋，曹锟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，束手就擒，成了阶下囚。这一突然变故，让吴佩孚猝不及防，直军战线也就此土崩瓦解。“种桃道士归何处，前度刘郎今又来。”张作霖好解气，好得意，敲着得胜鼓，再度进京。一个马贼，竟然成了北京的主人。

待奉军大举入关后，他又硬生生将冯玉祥逼出了北京，他不喜欢卧榻之旁有人酣睡。冯玉祥又岂是吃素的，他竟将奉军大将郭松龄拉到了自己一边，给张作霖来了个透心一枪。郭松龄是奉军中的实力派，他掌握的第三军团是奉军的绝对主力，与少帅张学良情同手足，为莫逆之交。

郭松龄反戈，张作霖又惊又怕，一腔火都发到了张学良身上，曾公开发电曰：“我与张学良今生父子，前世冤仇。”他甚至有点怀疑张学良是否和郭松龄串通一气，于是致电儿子，竟称：“汉卿先生阁下，我能不死吗？”接到电报，张学良吓了一跳，哪有老子称儿子为先生的，他知道父亲误解他了，急得立即上了前线，和昔日挚友拼了个你死我活，以此洗刷所受的冤屈。

张作霖老了，通过郭松龄事件，可以看出他已不复往日的那种机警，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泼皮劲。他举棋不定、一夕三惊，全没有了三军主帅的沉稳，好几次准备通电下野，甚至要烧了大帅府逃命。日本人乘他六神无主之时，提出一连串苛刻要求，表示只要张作霖能够满足他们的条件，关东军将解决目前的局面。“火烧眉毛顾眼前”，张作霖忙不迭地点头，也不去考虑其中厉害。日本人见他答应得爽快，于是出兵干涉，先阻其进兵路线，复奉奉郭双方在巨流河会战之时袭扰，终于导致郭部功败垂成，让张作霖躲过一劫。

然而张作霖内心并不轻松，他和日本人签订的那份密约像块石头压得他喘不过气，王永江跺脚责备说：“大帅欠考虑了，这份条约就跟‘二十一条’差不多呀，一旦公布，还不被老百姓给骂死。”“狗日的给小日本骗了，不过那个时候，明知它是杯毒酒，也得仰着脖子喝呀。”张作霖无奈地拍着自己的脑门说。见王永江还是不能释然，他安慰说：“到时候我们给他来个不认账，就说我姓张的一人说了不算，还要议会批准。大不了，日本人说我耍赖而已。”王永江摇摇头，怕是日本人不好缠啊。

悔不当初

日本人趁火打劫，张作霖悔不当初。转眼间，已到了

马和直系结成同盟，以“清君侧”的名义要求罢免徐树铮，向皖系宣战。直皖战争由此爆发，奉系虽然也加入了战团，但张作霖取巧惯了，吩咐部队，只在一旁鼓噪呐喊即可，苦活重活全留给吴佩孚去干。

战事进行得异常顺利，吴佩孚不愧“常胜将军”的美誉，只五天就将皖系军队打得落花流水，一直在作壁上观的奉军也顺势痛打落水狗，带兵的首领张景惠高声大嚷：“弟兄们手脚放麻利些，把老段的家当都给我划拉过来。”这一票，张作霖赚了，皖系停在南苑机场的十二架飞机都被他弄进了关外，军火辎重装满了百十节车皮，就连两个探照灯也从直军手中抢过来。气得吴佩孚大骂：“真碰上了群活土匪，连两个破灯都不放过。”随着皖系集团的衰弱，曹锟、张作霖成了执掌北京政府的双驾马车，两人还结成了儿女亲家。

对于曹锟，张作霖并不放在心上，此人不过中人之资，平庸得很，倒是他手下大将吴佩孚不好糊弄。因此三番五次挑拨曹吴的关系，每逢他与吴佩孚发生争执，总是逼着曹锟表态：“是亲戚亲，还是吴佩孚亲？”别看曹锟资质平庸，但他心知肚明，眼前的一切都是吴佩孚打出来的，所以他绝不答张作霖的腔，只是嘿嘿一笑，不置可否。

张作霖与吴佩孚的矛盾迅速升级，他向曹锟要求，约束吴佩孚的职权，让出直系平汉线以北的地盘，让梁士诒内阁复职。张作霖知道这三个条件曹锟一条都不能接受，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，让曹锟主动翻脸，他相信以自己的实力能摆平直系，这江山得由他张某人一人坐着才过瘾。

战幕徐徐拉开，这一仗打得异常激烈，奉军本来实力上占有优势，但吴佩孚更会用兵，尤其是将炮兵指挥得出神入化。剽悍善战的东北军在吴佩孚面前失去了自信，满盘皆输。幸亏少帅张学良和老将郭松龄带着奉军主力第三军、第五军在山海关门口拼死抵抗，不然吴秀才真能端了张作霖的老窝。

望着溃败的队伍，张作霖心中滴血，这是他出道以来遭遇的最大失败，原以为可以逐鹿中原争天下，却没料到被吴佩孚一巴掌扇回了老家。这反而激起了他的争雄好胜之心，他要报这一箭之仇。于是卧薪尝胆，整军经伍，治理地方。王永江果然是个人才，没冤枉张作霖为了他得罪了昔日好友汤玉麟，将奉天省治理得井井有条，数年之间，不仅将奉天省所欠外债全部还清，钱库里还存了1100多万，喜得张作霖逢人便讲，养着个王永江，就像供着个“财神爷”。

美梦成真

张作霖这边磨刀霍霍，那曹锟政权却是纸醉金迷，还弄出了“贿选总统”的丑剧。吴佩孚则打着“武力统一”的旗号，到处树敌。张作霖看着

凯，不要玩花样：“中央欲以护军使、将军等职相待，此等牢笼手段，施之别人则可，施之作霖则不可。”他甚至对目前的地位也不满意，要弄个奉天都督干干。

面对张作霖的强硬，袁世凯始料未及。但张作霖也不是尽玩硬的，他派人带着厚礼，找到已调回京的老上司赵尔巽为他在袁世凯面前说项，赵尔巽是个老官僚，说出来的滴水不漏，句句打动袁世凯：“嗨，那张作霖是个粗人，大总统不必与他计较，这个人不像孙文，有什么高尚理想，他是有奶便是娘，只要以利饵之，就会死心塌地跟着大总统走的。”袁世凯暗暗点头，如果张作霖真是见利忘义的人，倒不可怕，大不了多扔几块骨头。于是他拍了一份电报，召张作霖进京，要当面考察。只要看出对方脑后有反骨，立斩无疑。

张作霖也知道袁世凯心狠手辣，但不敢不应召，否则袁世凯定不饶他。一路上忧心忡忡，到了京城，大把撒银子，将袁世凯身边的人收买个遍，于是大家都夸张作霖是个够朋友的汉子。袁世凯召见张作霖的地点是在中南海的怀仁堂。刚一见面，张作霖就扑通跪了下去，磕头如捣蒜一般，只差呼万岁了。礼多人不怪，这一通头磕得袁世凯大为舒畅，于是拉起张作霖坐下叙话，未谈上几句，袁世凯差点笑出了声，这张作霖果然是个粗人，左一句“妈拉个巴子”，右一句“操他个祖宗”，活脱脱一个大山大王形象。袁世凯此时警惕全无，他让人拿过一把军刀，递给张作霖：“从此以后，东北的事情就靠雨亭兄多费心了。”

至此，张作霖的神经才松弛下来，在当今世上，能和袁世凯斗心眼而不落下风者，寥寥无几，他张作霖算一个。在他的百般钻营下，袁世凯终于任命他为暂时署理奉天军务并兼巡按使，成了名正言顺的奉天第一人。

浑水摸鱼

张作霖虽出身草莽，却懂得爱惜人才。平心而论，他有别于一般的山大王，并不是只醉心于打家劫舍的勾当。他有野心，有抱负，向往着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。他踌躇满志，白山黑水已经容纳不了他的野心，关内的大好河山吸引着。张作霖不满足只做一个“东北王”。

不久，他就寻到了插手中枢的机会，直皖两系发生矛盾。刚由皖系捧上台的北京政府大总统徐世昌连忙请来张作霖当调解人。张作霖得意洋洋地来到了北京，他这个调解人有点偏心，骨子里是倾向直系的，所以，他也顺着直系提出的解决争端的意见，要求罢免徐树铮。见张作霖如此偏袒直系，徐树铮牙一咬，起了杀心，幸好段祺瑞不忍下手，张作霖这才抽身逃掉。死里逃生的张作霖不禁怒从心中起，立

▲最辉煌时：第二次直奉战争大胜，挥兵占领半个中国。

▲最伤心事：郭松龄发动兵变，以为是张学良在幕后指使。

▲最高职务：北京政府安国军总司令。

▲最痛苦事：被日本人威逼签下出卖东三省主权的条约。

张作霖，1875年3月19日生于辽宁海城县北小洼村。早年父亲暴卒，他早早地就品尝到了人间的艰辛，也曾厮混于赌场，也曾提篮小卖，也曾投身军营，也曾干过兽医，最终落草为寇。那土匪也不是好干的，张作霖使尽了浑身解数，才拉起了一支几十人的队伍，离出人头地，还差得远呢。

绿林招安

他开始另找出路：“自古造反招安是升官发财的终南捷径，干绿林绝没有大出息，到头来瓦罐不离井上破，将军难免阵中亡，不是被官府剿灭，就是遭同道黑手，两者必居其一。”于是，他设局绑架了盛京将军增祺的三姨太，借机表明愿接受招安。增祺立马奏明朝廷，又去书新政府知府增韫，让他着手收编张作霖旧部。

张作霖没有让朝廷失望，向昔日的绿林兄弟亮出了刀子，接连灭了海沙子、张海乐、陈殿文、李二皇上、侯老疙瘩等十几股土匪。不久，张作霖官星高照，连升数级，成了奉天省巡防营前路统领，从一个普通军官成为省城军界的实力人物。

见风使舵

辛亥革命爆发后，东北也是政局动荡，这时的张作霖已是关外练兵大臣，赏戴花翎。朝廷如此皇恩浩荡，就指望张作霖能知恩图报。张作霖从来不是大清朝的忠臣，眼见清王朝气息奄奄，他才不会殉葬呢。“妈拉个巴子，这江山姓爱新觉罗，又不是我老张家的。”所以，当袁世凯将溥仪小皇帝逼出了紫禁城，他只是袖手旁观。“不久，又主动上折，表示臣服。”“负弩前驱，惟大总统马首是瞻。”

最初袁世凯对张作霖也是抱有警惕的，因为奉军不属于北洋嫡系，所以必须裁抑，但张作霖已尾大不掉，急切间奈何他不得，因此使出了一招调虎离山、明升暗降之计，由陆军部发表张作霖为护军使，开赴蒙古。接到命令，张作霖大怒，拒不就职，他提醒袁世